

中国古典诗词中花卉意象的概念映射研究

孙红茹, 晏 雪

攀枝花学院外国语学院, 四川 攀枝花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4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16日

摘 要

本文从认知诗学视角切入, 将古典诗词中的花卉书写视为一种根植于身体经验的认知图式化现象。研究以植物从萌发到萎谢的完整生命节律为分析轴心, 整合身体认知理论的相关成果, 考察花卉的感官特质与生命律动怎样被诗人转化为理解“人之形貌”“心绪起伏”与“德性追求”等抽象范畴的认知工具。分析显示, 花卉意象的隐喻机制并非符号的静态置换, 而是以“盛放-衰谢”这一原初身体图式为根基的动态认知活动。该过程揭示了诗人如何调动植根于身体的、动态的植物生命经验来把握复杂的精神世界。本文进一步探讨了这一认知过程中范畴层级的遴选机制及其文化独特性, 为重新阐释古典诗学中的“比德”传统开辟了一条认知路径。

关键词

花卉意象, 概念映射, 具身模拟, 生命周期图式

A Study on the Conceptual Mapping of Flower Imagery in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Hongru Sun, Xue 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Panzhihua University, Panzhihua Sichuan

Received: April 24, 2026; accepted: July 6, 2026; published: July 16, 2026

Abstract

This study approaches classical Chinese flower image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poetics, treating floral representations in poetry as a cognitive schematization phenomenon rooted in bodily experience. Taking the complete vital rhythm of plants—from germination to withering—as its analytical axis, and integrating insights from embodied cognition theory, the research examines how the sensory qualities and vital rhythms of flowers are transformed by poets into cognitive instruments for apprehending abstract categories such as “human appearance”, “emotional fluctuations”,

and “moral aspirations”. The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metaphorical mechanism of flower imagery is not a static substitution of symbols, but rather a dynamic cognitive activity grounded in the primordial bodily schema of “blooming and withering”. This process illuminates how poets mobilize embodied, dynamic experiences of plant life to grasp the complexities of the spiritual world. The paper further explores the selection mechanism of categorical levels within this cognitive process and its cultural distinctiveness, thereby opening a cognitive pathway for reinterpreting the “analogical virtue” tradition in classical poetics.

Keywords

Flower Imagery, Conceptual Mapping, Embodied Simulation, Life Cycle Schema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在中国古典诗词的审美传统中,对花卉的吟咏绝非止于对外在物象的客观再现,而是凝结为一种具有深层认知组织方式的表意体系[1]。这一命题在当代学术研究中已有较为充分的回应。围绕花卉意象的文学象征功能、美学内涵及其跨语际转换等问题,学术界已从多个维度展开了持续探讨。以概念隐喻理论为基础,何佳佳聚焦“桃花”意象,揭示其在唐诗中形成了“爱情-美人-春景”的三重隐喻系统[2],并将这一映射机制追溯至桃花的外表特征、生长环境与使用场景。宋娟则从“花开”“花落”的动态过程中提炼出“青春易逝”“美好暂存”等隐喻类型[3],初步触及了花卉生命节律与时间感受之间的认知关联。

然而,上述研究虽在隐喻归类与跨文化比对上取得了重要突破,但仍有一个核心追问尚未得到充分回答:诗人缘何能够且习惯于借助花卉的生命形态来理解和传达抽象的人物风姿、内心情志与道德追求?既有研究往往聚焦于特定花卉,如梅、菊、莲的文化寓意,或分析“花”作为修辞格的美学效果[4],但未能充分揭示一个根本问题:诗人何以能够并且习惯于借助花卉的生命形态来理解和表达抽象的人物风貌、内心情感与道德追求?

本文旨在回答以下具体问题:第一,花卉意象作为概念投射的源域,其向不同抽象目标域映射的整体认知逻辑是什么?第二,这种投射如何基于人类对植物生命周期,特别是“绽放”与“凋零”的具身体验而得以发生[5]?第三,泛称的“花”与特称的“梅花”“莲花”等在意象功能上存在何种认知层面的差异[6]?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本文力图揭示古典诗歌中花卉意象运作的深层认知图式[7]。

1.2. 研究分析框架

本研究的理论架构以跨域映射理论为总体导向[8],但将阐释重心置于“意象图式”与“身体化认知”的交互运作之上[5]。笔者提出,诗人对花卉意象的概念化建构,其深层动力来自一种“生命节律图式”——这一图式形成于主体对植物自萌芽、盛放直至萎谢之完整历程的反复观察与身体参与,并在认知层面沉淀为一种稳定的加工模板[9]。该图式内在的包含了“扩张-收缩”“上升-下降”“充盈-空无”等力动态维度和空间方位维度[10]。诗人的创造性在于,将这一动态的、充满张力与过程的图式,通过感知相似性,投射到同样具有过程性、起伏性和价值判断的抽象领域。下文将首先阐明这一核心图式的认

知来源,继而分别分析其在“人物风貌”“内心世界”与“人格理想”三个目标域中的具体投射路径与操作机制[11]。

2. 核心图式: 花卉生命周期的身体感知基础

从具身认知的视角审视,花卉意象之所以能成为诗歌表意的有效载体,关键在于诗人与植物生命过程之间形成了深度的感知耦合[12]。这种耦合并非对花卉物理属性的镜像反映,而是主体通过多感官通道(视觉的色彩辨识、嗅觉的气味捕捉、触觉的质地联想)持续参与植物从萌发到萎谢的完整历程后,在认知系统中沉淀出的动态表征模式[13]。换言之,花的“概念效力”源于主体对“生命展开过程”的具身化把握,而非花作为客观物体的静态属性。人类通过视觉、嗅觉乃至触觉,完整地参与了花卉从含苞、绽放、繁盛到枯萎、凋零、飘落的全过程[5]。这一反复的感官经验,在认知中固化为一套“生命周期图式”[14]。

此图式并非静态画面,而是一套动态的“操作程序”。“绽放”阶段激活的是一系列积极的、扩张性的身体感知:视觉上的色彩饱和与形态舒展,嗅觉上的香气释放,乃至触觉联想的饱满与生机[15]。这些感知共同构成了“上升”“向外”“充盈”与“生命力的高峰”的图式内核。与之相对,“凋零”阶段则激活了消极的、收缩性的感知:视觉上的褪色、卷曲与形态瓦解,触觉联想的干枯与脆弱,以及空间位置的“下降”(飘落)[16]。这构成了“下降”“向内”“空无”与“生命力的衰退”的图式内核。

正是这套源于直接身体经验的、动态对立的“生命周期图式”,而非“花”作为静态物体的属性,构成了诗人进行概念投射的底层认知模板。诗人对花卉的吟咏,本质上是在操作和激活这套图式,用以建构和表达那些原本难以言传的抽象观念[17]。

3. 花卉意象概念映射的三种类型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花”并非单纯的自然客体,而是经过诗人认知加工的意象符号。基于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相似性,本文将花卉意象的隐喻映射归纳为以下三个维度:

3.1. 人物风貌的具身化编码

花卉意象向人物风貌,尤其是女性容貌与气质的投射,是“生命周期图式”最直接的应用[1]。这种投射并非基于“花与人皆美”的静态相似,而是基于动态感知经验的同构[2]。

具体而言,“绽放”图式中的“形态饱满”“色彩明艳”与“生机充盈”,与人类(尤其是观察者)对健康、青春、富有生命力的身体的感知经验高度一致[10]。诗人以花卉摹写人物风姿,其认知操作远超修辞层面的简单比附。以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为例,牡丹盛放时的形态张力——花瓣层叠所呈现的体积扩张、色彩饱和带来的视觉冲击、以及由此触发的观者自身关于生命力充盈的身体共鸣——被整体性地转写为对杨贵妃容貌的认知框架。这种转写的本质,是将植物生命节律中的“峰值状态”映射为人类身体审美中的“理想形态”,使抽象的“美”获得了可感知、可体验的具体结构[1]。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其认知效力正在于,牡丹盛开的“绽放”图式(饱满、艳丽、雍容)被直接映射为杨贵妃容貌所引发的、同样的视觉冲击与生机感受[2]。同样,“凋零”图式中的“形态枯萎”“色泽暗淡”与“空间下降”,则与对衰老、病态、憔悴的身体感知相通[5]。李清照的“人比黄花瘦”,这里的“黄花”(菊花凋零形态)激活的“收缩”“干枯”与“脆弱”图式,被用来精确地结构词人因思念而导致的形体消瘦与生命力的萎缩感[3]。表1概括了这一映射关系的核心对应。

表1所归纳的映射关系,其认知有效性并非源于任意的文学联想,而是深深植根于人类与花卉互动的具身经验之中[12]。花朵“绽放”时所呈现的饱满形态与鲜艳色彩,通过视觉系统直接唤起观察者自身对生命力与健康状态的积极身体感受,从而自然映射为容颜的“美丽”;反之,“凋零”时的枯萎形态

则触发了关于衰败、无力的身体感，与“憔悴”的体验同构[5]。“花色”与“肤色”的映射，依赖于视觉对色彩光谱的精细辨别这一身体能力；而“花香”与“气质”的关联，则建立在嗅觉这一古老感官能直接引发情绪与人格评价的身体反应基础之上[10]。因此，“花隐喻美人”这一精细的认知模型，本质上是一套基于身体经验的、系统化的概念投射过程[7]。

Table 1. Mapping of the flower life cycle schema onto human visage
表 1. 花卉生命周期图式向人物风貌的映射

源域(花卉图式)	核心身体感知	目标域(人物风貌)
绽放	饱满、明艳、上升、充盈	美丽
凋零	枯萎、暗淡、下降、空无	憔悴
花色	视觉对色彩光谱的精细辨别	肤色
花香	嗅觉引发的愉悦/不适与情绪联想	气质

3.2. 情感状态的动态图式投射

人类情感(如喜悦、悲伤、思念、慨叹)的核心特征是其过程性、起伏性和强度变化，这与花卉生命周期图式的动态本质高度契合[18]。因此，诗人常直接调用该图式来结构、表达和衡量内在的情感波动[5]。

“绽放”图式的“扩张”“上升”与“充盈”感，与喜悦、热爱、生机勃勃等积极情感的身体体验(如心胸开阔、精力充沛)形成结构性对应[1]。叶绍翁“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中，“红杏出墙”的意象，精准地激活了“绽放”图式中“向外”“越界”与“不可抑制的生命力”的维度，从而映射为诗人发现春意时那种意外的、动态的惊喜之情[2]。

与之相对，“凋零”图式则成为表征悲伤、思念、孤寂等消极情感的理想认知模型[7]。“落花”意象是其中的典型[3]。其认知操作往往包含一个“转喻-隐喻”连续体：“落花”意象的认知激活呈现为一种层叠式的图式展开。首先，落花作为植物生命周期终末阶段最具视觉冲击力的片段，通过部分-整体转喻机制，唤起对整个衰败情境的体认——这不仅包含花朵本身的枯萎，更连带激活了与之共现的时间流逝、空间飘零等背景框架。继而，这一由“繁盛→离散→空无”构成的过程性体验，被整体性地投射到情感领域，使“愁怨”不再是一个静态的心理标签，而成为具有方向性(向下)、强度变化(递减)和时间纵深(不可逆)的动态经验结构。杜甫“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深沉感慨，正是将个人身世的飘零感与时代盛衰的宏大叙事，同时压缩进这一图式操作之中，使抽象的情感获得了“下降”“离散”与“不可逆”的具象结构[7]。杜甫“落花时节又逢君”中的慨叹，其深沉正在于“落花”意象激活的，不仅是个人身世的飘零(转喻自身)，更是整个盛唐时代由盛转衰的历史性“凋零”过程，这一宏大过程被压缩进一个瞬间的感知图式中，从而产生了巨大的情感张力[9]。

综上所述，花卉生命周期所激活的力动态与空间图式，向情感领域的系统投射路径及其典型表征，详见表 2。

Table 2. Projection of the flower life cycle schema onto emotional states
表 2. 花卉生命周期图式向情感状态的投射

源域(花卉图式)	激活的力动态/空间图式	目标域(情感状态)
绽放	扩张、上升、充盈、越界	热爱、喜悦、惊喜、生机
凋零	收缩、下降、空无、离散、不可逆	悲伤、思念、孤寂、慨叹

3.3. 人格理想的生物性锚定

花卉意象向人格理想的投射，是中国古典诗歌“比德”传统的核心。与前两条路径不同，此处的映射并非主要依赖“绽放－凋零”的抽象过程，而是更侧重于不同花卉在特定生长环境与物候条件下所展现的、独特的生物习性[9]。这些习性因其极端的、反常规的特性，激活了更具体的、带有价值判断的意象图式[15]。

例如，“梅花”在严寒或冰雪环境中绽放的习性，激活了“力动态图式”中的“对抗”模式[7]：一个力量主体(梅花)在对抗一个强大的阻力(寒冬)时保持自身形态与功能(绽放、芳香)。这一“对抗－维持”的动态结构，被系统地映射为“坚忍不拔”、“孤傲不屈”的意志品格。陆游“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正是对这种即使在对抗中遭遇失败(零落)，但核心属性(香如故)依然维持的认知模型的极致表达。

相比之下，“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习性，激活的是“洁净－污染”的空间与力动态混合图式[5]。其认知操作的核心在于，莲花从一个通常被视为污染源的环境(淤泥)中生长出来，却能保持自身表面的绝对洁净。这种“源头污染－结果洁净”的反常路径，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价值判断模型，被系统性地映射为“纯洁高尚”“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人格理想。屈原“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的表述，正是通过穿着(一种最直接的具身化行为)莲花，来象征性地实施和强化自身人格的“洁净”状态。

表 3 概括了这些生物习性到特定品格的精确映射。

Table 3. Mapping of specific flower biological habits onto personality ideals

表 3. 特定花卉生物习性向人格理想的映射

源域(花卉)	核心生物习性/特征	激活的意象图式	目标域(人格理想)
梅花	严寒中绽放、维持香气	对抗－维持(力动态)	坚忍
菊花	萧瑟秋日独放、远离春芳	隔离－边缘(空间)	隐逸
莲花	出淤泥而不染	洁净－污染(空间/力动态)	纯洁

4. 综合讨论

4.1. 范畴层级的认知动因

上述三类映射揭示了一个深层认知策略：诗人在择取花卉意象时，实际上进行着一种精细的认知分工。当需要传达“青春易逝”这类抽象感慨时，泛称的“花”已足以激活“盛放－凋零”的普遍图式；但当需要锚定“高洁”而非“隐逸”“坚韧”而非“孤傲”等特定价值取向时，则必须诉诸“莲”“梅”“菊”等具有独特生物标记的具体品类[6]。

这一分工的机理在于，泛称的“花”作为上位范畴，其认知图式经过了最大程度的抽象化，仅保留“绽放－凋零”这一跨物种共享的生命节律框架，因而能够灵活地匹配“人物风貌”的整体印象或“情感”的抽象起伏等目标域。而“梅花”“莲花”等基本层次范畴的特称，则因其独特的生物习性——如梅花在严寒中的“对抗－维持”模式、莲花在淤泥中的“洁净－污染”路径——构成了从物理属性到精神品格的精确锚定点[11]。这种范畴层级的策略性选择，体现了隐喻认知不仅是跨域的投射，更是对经验细节的精准调用。

4.2. 语境对图式维度的选择性激活

花卉意象的意义并非固定不变，同一意象在不同语境中可能激活“生命周期图式”的不同侧面，从而产生差异化的含义[3]。例如，“落花”既可映射“美人迟暮”，侧重“下降－收缩”图式，表达个体

生命的衰败,也可映射“国破家亡”,侧重“离散-不可逆”图式,表达历史进程的终结,还可表达“无可奈何”,侧重“空无”图式,表达对逝去的无力感[9]。这种语境动态性说明,意象图式并非封闭的、预置的意义包裹,而是一套开放的可能性集合,其最终的意义建构取决于具体语境对图式中某个或某几个维度的激活与压制[14]。

4.3. 文化模型对具身经验的深度塑造

最后,我们必须认识到,花卉意象的认知机制虽然植根于普遍的具身经验,但其具体的映射偏好与文化内涵,是被中国特有的文化模型所深度塑造和强化的。“莲”的出淤泥而不染之所以能成为高洁人格的象征,不仅因为其物理特性,更因为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士人文化,对“出尘不染”“独善其身”的道德纯洁性有着极高的推崇。这种文化价值观作为一种“二级模型”,反过来强化了“洁净-污染”图式在人格评价领域的认知效力,使其成为一种稳固的、具有高度文化特异性的认知惯例[4]。因此,花卉意象的概念化,是普适的具身心智与特定的文化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晶。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中国古典诗词中花卉意象的系统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花卉意象的概念化能力,其核心认知基础是源于人类反复身体体验的“生命周期图式”,特别是“绽放”与“凋零”的动态对立[5]。第二,这一图式通过具身模拟的认知机制,系统地投射到“人物风貌”“情感状态”与“人格理想”等抽象目标域,构成了古典诗歌“比德”传统与“感物”美学的深层认知逻辑[4]。第三,诗人在运用花卉意象时,会根据认知目标策略性地选择范畴层级,并使同一意象在不同语境中激活图式的不同维度,体现出认知的灵活性与精细性[6]。第四,整个认知过程深刻体现了具身认知的普遍性与中国文化模型的特异性之间的互动。

未来的研究可沿着两条路径深化:其一,建立大规模的诗歌意象标注语料库,运用计算语言学方法定量验证本研究提出的映射类型学,并探索意象图式激活的语境特征。其二,开展系统的跨文化比较,例如对比中国古典诗歌与波斯古典诗歌中“花”意象,尤其是樱花、蔷薇等的认知路径,以进一步揭示文化模型如何差异化地裁剪和利用人类共同的具身认知资源。此类研究最终将为古典诗学的现代阐释与国际传播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 [1]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 何佳佳. 概念隐喻视角下唐诗中“桃花”意象的认知解读[J]. 海外英语, 2022(8): 36-38.
- [3] 宋娟. 从认知角度分析诗词中“花开”“花落”蕴含的隐喻[J]. 现代教育论坛, 2019, 2(9): 46-48.
- [4] 秦晴, 刘琛琛. 中日惯用语中“花”的隐喻对比研究[J]. 现代语言学, 2025, 13(5): 737-743.
- [5] Johnson, M. (1987) *The Body in the Mind: 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6]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ttps://doi.org/10.7208/chicago/9780226471013.001.0001>
- [7] Kövecses, Z. (2000) *Metaphor and Emotion: Language, Culture, and Body in Human Feel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8] 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 [9] Lakoff, G. and Turner, M. (1989)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ttps://doi.org/10.7208/chicago/9780226470986.001.0001>
- [10]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Basic Books.

-
- [11] Lakoff, G. (1993)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In: Ortony, A., Ed., *Metaphor and Thought*, 2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51. <https://doi.org/10.1017/cbo9781139173865.013>
- [12] 王寅.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 体验哲学[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2, 34(2): 82-89.
- [13] 束定芳. 隐喻学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14] 殷融, 苏得权, 叶浩生. 具身认知视角下的概念隐喻理论[J]. 心理科学进展, 2013, 21(2): 220-234.
- [15] 蓝纯. 认知语言学与隐喻研究[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
- [16] Kövecses, Z. (2020). *Extended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9781108859127>
- [17] 滕梅, 杨绮瑞. 认知隐喻理论视域下的诗歌意象翻译方法——以花意象为例[J]. 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5(1): 15-20.
- [18] 韦星婕, 陆雯, 朱美玲.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唐诗中“花”的隐喻分析及其英译研究[J]. 现代语言学, 2025, 13(8): 324-328.